

已经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但是我依然为你牵挂，
或许有一天我真的，真的会漂洋过海去看你。

漂洋过海 去看你

冰雪儿 著

华文出版社



漂洋过海 去看你

已经好久没有你的消息，

但是我依然为你牵挂，

或许有一天我真的，

真的会漂洋过海去看你。

冰雪儿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洋过海去看你/冰雪儿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4.8

ISBN 7-5075-1739-X

I.漂… II.冰… III.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1696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网址:<http://www.hwch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hwchs@263.net

电话(010)83086663 (010)66531802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宝坻区第二印刷厂印刷

880 × 1230 1/32开本 7.125印张 128千字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

印数:0001—10000册

定价:18.00元



冰雪儿：

巨蟹座女子，生于七十年代后期，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金融行业供职，兼任红袖添香网站文学编辑，作品散见于各大文学站点及杂志媒体，并拥有多处专栏。



策 划：李五月

责任编辑：王凯成 刘雪峰 孙玉平

责任校对：吴素莲

装帧设计： 米高书装 青云



漂洋过海去看你..... 01

很疼..... 10

爱在容颜不老时..... 53

陷落的城池..... 78

坠落的天使..... 100

春梦了无痕..... 117

手心空洞..... 141

永远的彼岸..... 168

玉兰花开..... 200

五月雪..... 209



漂洋过海去看你



已经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但是我依然为你牵挂，或许有一天我真的，真的会漂洋过海去看你。

——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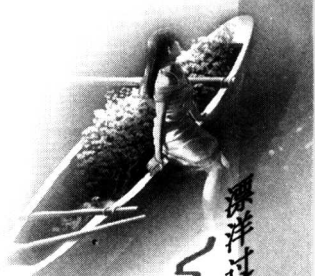
远行

火车穿过忽明忽暗的城市，一个瘦弱的背影徘徊在站台上，看着无数神情古怪或是表情漠然的脸在她眼前一晃，旋即消失在无边的黑夜里。

临近秋天，夜凉如水，空中片片零星飘散的树叶寂寞地堆积在树丛的角落。她穿着一袭浅灰色的长裙，散乱的长发在萧瑟的风中轻舞，手和脸都冻得有些微红，鼻中呼出的气在路灯下凝结成薄薄的雾，和着细碎的雨，轻轻飞落在她长长的睫毛上，像是镶了一圈透明闪烁的珠子，同秋水一样晶莹。

今夜，她要踏上远去的列车，去梦里遥远的海边，去遥远的他的身边。

挤上火车，到处都是喧闹嘈杂的人群，坐在闷热拥挤的车厢里，周围坐着的都是神色冷漠的路人。唯有她，望



着窗外漆黑的夜色，透出压抑不住的欢喜。

铁路在黑暗中伸向远方，蜿蜒的铁轨让无尽的荒凉感迅速涌向心头。在春天，她常到郊外的这段铁路上走。那时阳光很好，很温暖。周遭都是野草，夹杂着星点的雏菊铺盖在铁道周围。偶尔抬头，湛蓝的天空百灵鸟在欢快地歌唱……

想着这些，她嘴角微微地翘起，丝丝笑意漾在她纯净的脸上。远方，大海，还有他，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地突然又不容置疑。她问自己，我是恋爱了么？

网缘

她喜欢大海，但北方的她始终无缘见到海，在她的梦里，微微清凉的海风夹杂着轻柔的浪花漫涌在沙滩上，海天相接的地方，残落的夕阳染出一大片一大片的绯红。偶尔一只海鸟从头顶轻轻掠过，灵异的翅膀划出道道优美的弧线……

与他的邂逅，是在黑夜的OICQ上。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把他变成好友的了，似乎是因为他的OICQ上的昵称叫大海，似乎是因为他轻轻发来的一声问

候：女孩，想等你一起去看海。让她不由得想起了那个童年美丽而遥远的梦。

他是先在社区中认识她的，她是那种清纯而优雅的女孩，常在社区里发表一些精致而优美的文字，用别人的故事抒发着自己的感情，但又站得远远的，淡漠于文字之外。想象中，她应该是个容颜似水的女孩，素面朝天却又暗香盈盈，散发着一种很古典的气息。于是他开始有意无意用OICQ接近了她。

他们聊得很投机。他很健谈，幽默风趣，卓然超群而且涵养极深，她常常被他的才思折服。于是每晚，她总会泡一杯香浓的咖啡，放一段轻柔的音乐，静静坐在电脑前，期待着灰色的头像闪烁。她总会一遍遍地打开聊天记录，细细回味那些从彼此心底流淌出来的愉悦的感觉。

她在OICQ上呆的时间越来越长，心底充满了对他温柔的思念。OICQ上好友的每一次上线，都让她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和柔情。她知道，她是在爱了，爱上一个没有见过却熟稔亲密的男孩。可她却心甘情愿地堕入其中，任其浮沉。

一个晚上，一阵敲门声后，头像开始轻轻地闪烁。他微笑着向她致意，和以前无数次邂逅一样。他和她的眼睛在OICQ上，在文字和符号构筑的空间里纠缠在一起，竟都无法移开。温柔而平静的交谈隔着屏幕传递着一种爱的气息，黑色的夜无法隐藏地把彼此深埋在心底的爱泄露了。



他说，他想赴汤蹈火。

她说，她也不想再管现实与虚幻，让那些距离都见鬼去吧。

于是，他第一次开口要了她的电话。

错恋

终于，电话那端传来了他磁性浑厚的声音。

我想见你，我想带你去看海……挂断电话时，他轻轻说了一句。

她的泪顿时汹涌如注，她的爱，她的心，就这么轻易地交给了网络，却无法自拔。

整夜，她听着《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地来看你……”他们离得很远，不至于漂洋，但一定得过海。天快亮时，她忽然就下了决心要去看他。她知道，他想见她，而她，也一刻不能等待地要与他相聚。

……



火车走走停停地向远方驶去，她昏昏沉沉地靠在座背上半醒半梦。梦里似有他在招手，在微笑。只是，他们相距太远，始终靠近不了，看不清他的模样。

到站时，已是第二天的午时。在这座小城，她还要赶坐轮船行半日才能到达他生活的城市。

等船的两个小时里，她绕着河道在这座城市狭长的边缘漫步。街道两边随意摆放着当今流行歌手的海报，让古老的街道糅合成新旧交错的景象。若是在黄昏时分带着一份惬意的心情踱步在这里，是很容易让人怀旧和陶醉的。只是此刻她的心里，充满了焦急与期盼。

夜色笼罩时，她终于站在了他生活的城市，这是一个风景怡人的海滨城市。天空和她来时一样，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淋湿了她的头发和齐膝的裙子。

她拨通了他的电话。当无数个期待终将成为事实时，她的心却突然平静如水，或许选择了摒弃虚幻的美丽，就要勇敢地面对现实。

一辆黑色的凌志车远远绕她转了几圈，终于停在她的面前。车上下来一位温文尔雅的男子，站在她的面前，雨雾下他的眉毛浓而挺，眼珠黑亮而深邃，高大而英俊，只是不再年轻。

他久久地凝视着她，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她苍白地站在他面前，单薄而无助得像个孩子，美丽忧郁的脸上写



满了慌乱和窘迫。

雨还在下，他们彼此却一句话也没有说。突然，她的泪就悄悄地滴了下来。不用怀疑了，就是她，尽管从未见过对方，但直觉告诉他，这就是每天夜里在OICQ上朝他嫣然笑语的她。

他紧紧抱住了她。

在他的怀里，她的委屈和思念一下子迸发出来。望着眼前的成熟而深沉的他，她发觉自己是那么地爱他，无关年龄，无关身份，无关外表，无关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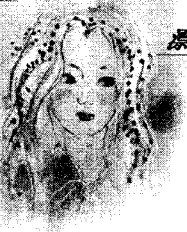
……

坐在这座城市最高最豪华的旋转西餐厅里，她和他都沉默无语。她看着他，他却沒有看她，目光越过她的头顶，凝望着窗外的天空，手中的香烟袅袅地燃烧着。

沉默许久后，他终于告诉了她现实中的一切。他有成功的事业，有幸福的家庭，有四岁的女儿。他和她的网缘，起初只是为了打发闲暇时无聊的寂寞，只是偶尔的娱乐消遣。却万万不曾料到，在这样的年纪和背景里，会对一个网络上遥远而陌生的女孩心动和牵挂。

她的脸开始惨白，麻木地看着他紧紧握住自己冰冷的手。

“我不能否认你出现在我面前时带给我的震撼，我几乎



快要向你投降，我想我是爱上你了……”

他将头埋入她柔软纤细的手掌心里，开始啜泣。

她已经不能思想，不能呼吸，她千山万水来到他的身边，原以为会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等着她，而命运却注定他们在虚拟的空间相逢，在真实的世界分开。

恋爱中的人，心是用玻璃做的，透明而脆弱，容不下一丝杂质。在这个不能认真的时代里，唯美让她固执地坚持着。她在想，爱情或许只能是她一个温暖而遥远的梦了，包括他，包括关于他的温存的记忆，都只能如雕塑般凝固在她渐渐紧闭的心扉里了。

他抬起绝望的脸，凝望着玻璃幕墙外的迷离景色，紧紧地闭住嘴，慢慢长长地吸入一口气，努力克制着情感。他的手伸向香烟，她看着烟缸里的几个烟头，轻轻按住他的手：“你抽得太多了。”

他的目光转向她，她看见他眼里有一层晶莹的东西。他嘴角抽动了一下，想微笑，但没笑出来：“今天早些休息，明天带你去看海。”

哭海

清晨，海真的很美，但不是她梦中那种轻柔的美。海



洋过海去看你

波涛汹涌地掀起层层巨浪，深深地震撼着她，她想呐喊，想呐喊，想狂奔。而她没有，她只是无力地在海滩上胡乱地走着。

他远远地坐在一块礁石上静静地看着她，脑海里全是她时而怯懦时而流泪时而绝望的面孔。他努力地想要记住这个面孔，怕她从心中消失。似乎他记住了，她就会在身边。但那个面孔好像却渐渐远去，而留在心中的，只有那个爱的感觉……

黄昏，天空漫满了橘红色的晚霞，孤独的她跪在沙滩上望着昏暗的斜阳，想着近在咫尺却似远在天涯的他，泪流满面。

黑夜，单薄的她仍不肯离去，甚至不穿他脱下的衣服。她就那样无助而倔强地立在孤寂的礁石上，耳畔拂过冰凉的海风，如同她心底漫起的缕缕不绝的苍白。

深沉的海呜咽着……

她终于见到了大海，也见到了他，只是一切一切都没有想象中的美丽。

缥缈的爱，有如一陣轻风，在她初次相遇的爱情里，就留下了美丽的伤痕，烙印上了今生无法忘却的疼痛。



很疼



—

随着高跟鞋“的笃、的笃”的响声由远及近，唐玲披散着头发，跌跌撞撞地从深褐色的楼门里冲了出来，猝不及防与刚准备进门的我撞了个满怀。

她像抓住救命草般紧紧抱住我，红肿着像灯笼一样的眼睛泣声说道，我跟姓廖的混蛋不过了，他现在长本事了，动不动就敢伸手打我，我当初真是吃错药才跟了他！

我没好气地白了她一眼，你别总是打击一片，好歹我